



少女维朵的烦恼

美拉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拉 / 著

SHAONV WEIDUO DE FANNAO

少女维朵的烦恼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女维朵的烦恼 / 美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059-56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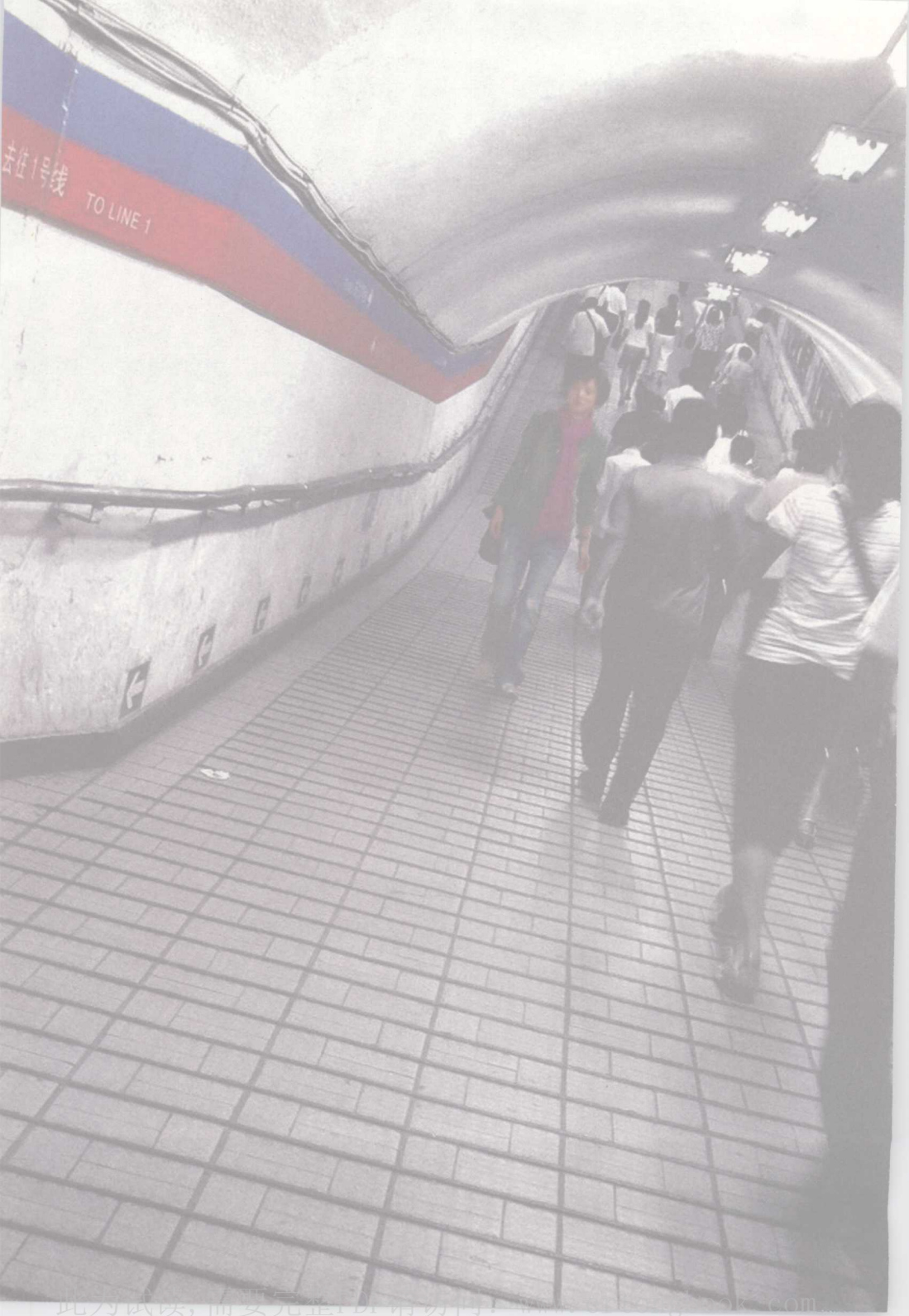
I. 少… II. 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07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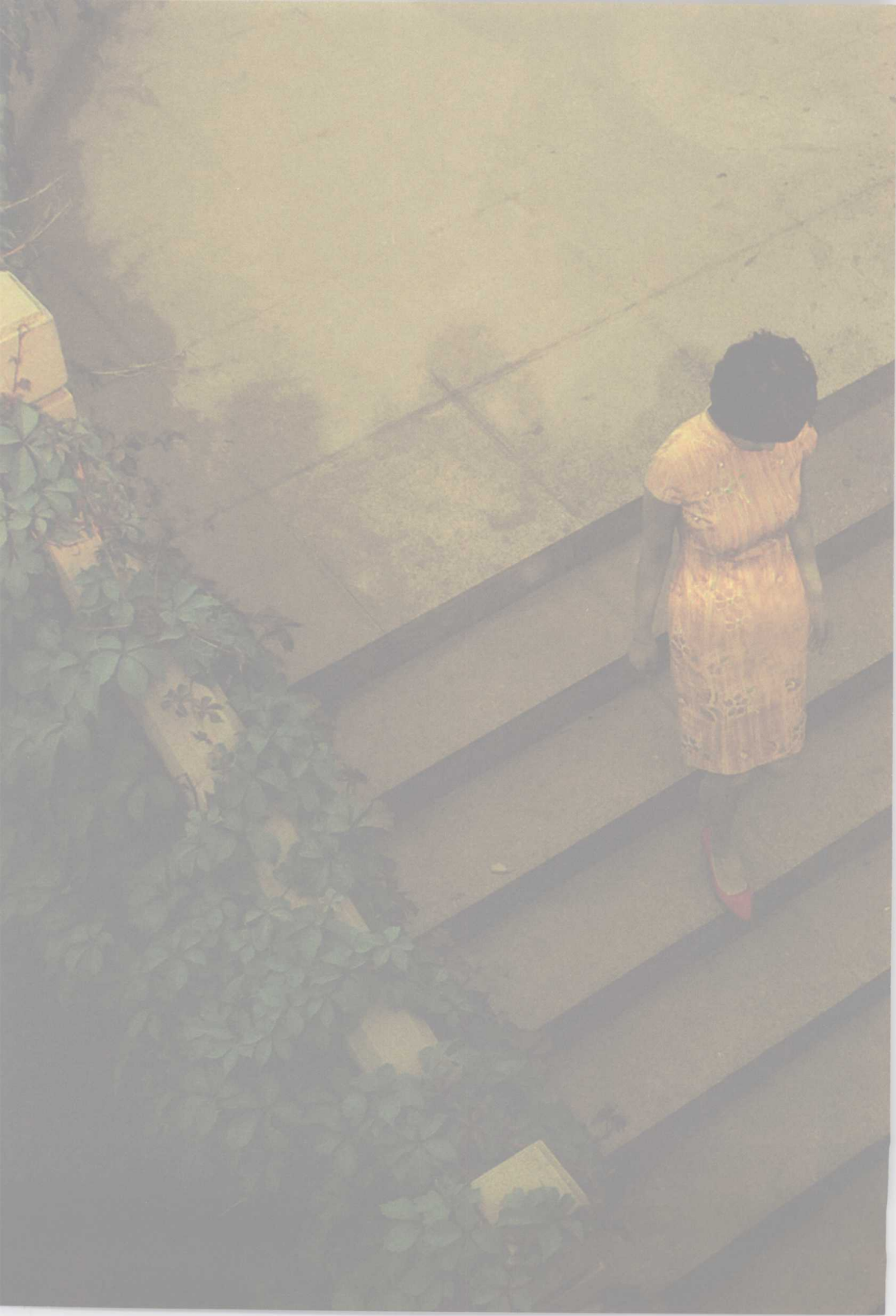
书 名	少女维朵的烦恼
作 者	美 拉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校对	张杰丽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厂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664-3
定 价	21.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篇

怀孕 / 1

打架事件 / 25

轮椅的故事 / 39

出逃 / 53

第二篇

秃头、凯伦和宝宝 / 72

祥庆宾馆 / 87

梦雪和马晓兰 / 106

猫不理的欢乐 / 130

生日 / 148

38.7℃ / 164

搵工计 / 179

狗不理 / 207

澳大利亚母牛 / 240

狗不理的最后微笑 / 270

第一篇

怀 孕

醒来的时候维朵记得刚做过的梦：维朵穿一条白底带小碎花的裙子坐在表姐家的沙发上看动画片，屋子里有些晃动的嘈杂的人影，表姐家的大猫菲菲扑上来和维朵亲热，菲菲抓伤了维朵，血流了出来，再一看，血是深红色的，是从大腿缝中流出来的，维朵感觉到了什么，挪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浅色的沙发布上留下了一摊红色，原来是来例假了……

上帝保佑！维朵仰面看着天花板心里暗暗地祈祷，她挪动了一下身体，用手在床单上摸了摸，床单是干的，完蛋！不过也许……维朵又缓缓地把手伸到内裤里，又是干的，完蛋！维朵还是不死心，起身冲进卫生间，锁了门，褪下内裤，哎，这下真的完蛋了，干干净净，一点血迹也没有。

十天了，几乎是十天了，每一天醒来都要忍受这样的焦虑，维朵的心很烦心跳得很快，扑通扑通的她自己都能感觉出来。紧接着，握着牙刷的手好像也着了魔似的在空中不受控地颤抖起来。我快疯了，还是我快把自己逼疯了？维朵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眼睛有点儿肿，在眼睛的下方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凉席的横印，鼻子上冒着油，在鼻子的旁边维朵发现了一个新长出来的白色的小痘痘，左手按住，右手一挤就冒出了白色的小脂粒。于是，维朵就想，要是所有烦恼都能像挤痘痘那样简单爽快地除去就好了。

回到房间后，维朵继续慵懒地躺在了床上，拿出了枕头底下压着的那本

《性王国的隐秘世界》。这是一本报告文学，也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季维朵唯一能在新华书店找到的有关性知识方面的读物。维朵已经看完了一遍，令她惊讶的是，中国人在性方面的知识竟然如此的无知。当然她也很无知，很多问题她至今也搞不太清楚，但她试图搞清楚，而不会像书中写到的一个女孩因为和男人接了一次吻便以为就会怀孕。还有一对夫妇结婚三年一直没有生育，直到医生告诉他们三年来他们都搞错了地方。可到底怎么搞错了地方？搞到了什么地方？维朵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她觉得这对夫妻实在是愚昧，因为维朵想如果结婚三年了那么就应该都明白了。

总之，就是这本书，维朵曾经混乱的脑海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那里是一团雾，现在正在慢慢散开。现在维朵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很疼现在不疼了，一个女人的经历开始了，维朵觉得很恐慌却也是很奇妙的。

另外，维朵还第一次看到了“做爱”这两个字，维朵很认真地查了汉语词典，可令她失望的是，词典里做爱的解释是，“指人性交”。性交，维朵觉得自己似乎和一头母猪没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书上说，一个人的性生活就像婴儿出生就会吮奶一样不教自会的。真的是那样吗？维朵不知道。如果没有雷子，那她又是长到多少岁才会的呢？维朵三个月前刚刚过完了十七岁生日。十七岁，早了还是晚了呢？

可能是早了点儿，维朵想，确切地说应该是十七岁不到一个星期的那个下午。那天，维朵穿了一条新买的白色带小碎花的短裙，对了，就是早上梦中的那条裙子。那天，雷子的床单上还印出了一点儿血迹，维朵觉得很难为情，以为是自己来例假了，可后来身上又干净了，维朵也就没去想那么多。维朵再一次打开了《性王国的隐秘世界》，在装满了几何公式、英语单词、化学反应的头脑中，再次装进了“处女膜”这个词，现在她知道，那是因为处女膜破裂了，她是女人了，是雷子的女人了。

可是，维朵好像又不太能接受这个被她自己证实了的事实。她跟雷子认识快两年了，确切地说一年零十个月零二十六天。那天，维朵记得是星期五，她刚上高中不久。维朵的初中是全市很有名的市三女中，维朵在那个学校的成绩很好，本来可以直升进入该校高中，可她偏偏不干，觉得在这所女中再读

三年,不是变成自恋狂就是老处女。当然,所谓的老处女实际上是一个褒义词,是指那些戴着眼镜读书很用功但可惜长得不太好看的女孩子。当然,我就是成绩再好也不会成为老处女。不过维朵倒是真的很想到外面看看,换一个环境,再多交些朋友,因为人总不可能永远待在母系氏族吧,总要和男人打交道。于是,她不顾父母反对,自己偷偷填报了育人中学——这所很多人争着走后门想进的重点学校,又于是,她很自然地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所以整个暑假在家里吃吃喝喝睡大觉,等到开学的时候,一称,居然胖了五六斤。

那天,就是胖了五六斤后的那个学期的某一个星期五,维朵和几个初中的同学去戏剧学院小剧场看演出。在一张粗糙的节目单上,她第一次看到“雷子”这个名字。维朵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维朵知道自己的名字很特别,可到底特别在哪里维朵也说不清楚,好像这个名字生来就应该是自己的,属于她自己的,不像有些名字,什么王萍、陈红什么的谁叫都可以,维朵就属于她,她就属于维朵。而雷子这个名字也是。后来,她看到从剧场里走出了几个男孩边抽烟边聊天,有人叫了一声“雷子”,那几个人就停了下来,就站在那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那个时候维朵正好在等去厕所的一个同学,所以也站在门口。维朵看到那个雷子,她觉得那个头发长长的人应该就是雷子。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眼睛眯得小小的,眉宇间是一幅深沉和不可一世的样子,最特别的还是他拿烟的样子,不是把烟夹在两个手指中间,而是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轻轻拿住了烟,其他的三根手指微微地跷起,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女孩,竟然也在用这种方法抽烟。维朵当时心里沮丧极了,她很讨厌抽烟的男人,更讨厌抽烟的女人,更加更加讨厌和抽烟的女人交往的男人。雷子身边的那个女孩头发很长很卷,眼睛涂得跟熊猫一样,她转过头来和雷子说话的时候,吐出的烟雾漫在了雷子的耳朵和头发里,可那个雷子还是时不时地搂一搂她的肩,摸一摸她的头发。当时维朵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刚要走,这个时候正好来了一个维朵的学姐(维朵在初中的时候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和校广播站站长,后来就考上了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个时候学姐正好走来,看到维朵很热情地打招呼,然后就把她介绍给了雷子。后来,周末的时候,雷子、那个吸烟的女孩、学姐,还有维朵,还有另外两个男孩,他们都会聚到一起玩,看电

影或是谈艺术。有一次，是元旦前的那个晚上，去的是学姐的家里——一栋已经老去的别墅，楼上楼下房间很多，还有一个小花园。后来大家就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维朵躲在了一个楼梯下的阁楼里，可是没想到雷子也在那个阁楼里，维朵和雷子就在那个小小的黑糊糊的地方不敢出声，再后来，维朵不知怎么的鼻子特别痒痒，刚要打喷嚏，雷子一个大手就突然捂住了她的嘴巴，然后，维朵就只好在雷子宽大的手掌里呼气吸气，弄得雷子的手心都湿漉漉的，不过，当时维朵真的觉得很难堪（竟然把一个男人的手弄得潮乎乎的），还好，后来不知道谁被发现了，游戏也就结束了。

游戏是结束了，可故事却刚刚开始。一天，在雷子的宿舍里（那个时候，维朵时不时会往雷子的宿舍跑，借书还书什么的），维朵无意间看到了那个吸烟的女孩给雷子写的信，信是放在雷子宿舍墙上的信袋里的（维朵从小就有爱翻人东西的小毛病），信封是用红笔写的，维朵打开信后，看到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同样是用红笔写的骂人的话，骂得还极其难听，要不是亲眼所见，维朵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女孩子是能骂出这样的话来的。在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后，维朵想，其实只要稍稍改动里面的几个字，把死啊恨啊怨啊都改成爱啊恋啊念啊，其实就是一篇绝妙的情书了，当然，要用绿笔来写。后来，一次，雷子开玩笑似的拿出了那封信给维朵看，维朵也装成是第一次看到的样子，看完后，维朵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这封绝交信改成情书给雷子念了，雷子一边听一边笑，还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听完以后，说，“嗯，还是咱们维朵的小脑袋瓜聪明”。就这一句话，把维朵夸得都快飘起来了……

维朵和雷子在一起的时候有着说不完的话，雷子的专业是戏剧文学，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故事大王。在维朵和雷子的小天地里，确切地说是雷子在他宿舍双层床的下铺用一条蓝格儿白布围起来的不到两个平方米的空间里，里面有一张单人的写字桌，一把从教室里偷来的凳子——带单边写字板的那种，可惜一条腿短了一节。但这对维朵来说已经是够奢侈的了，因为这是一个仅仅能容得下两个人的“小屋”，小得不能再小，小得维朵和雷子只能重叠起来，也就是维朵坐在雷子的腿上。这是雷子的私人空间，所有他的隐秘都在这个空间向维朵绽放。在墙上，贴着雷子的漫画，画的是他和蚊子大军搏

杀、最后英勇就义的情景,还有各种收集的彩色烟盒,一对从云南带回来的裸体原始木雕,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生殖器都被雕刻得极其夸张。桌上总是凌乱不堪,这一点维朵倒是觉得跟自己很相像,成堆的小说、课本,还有稿纸、信纸什么的,发着幽幽的纸的味道,还有就是那个一言不发的上着锁的抽屉,里面简直是个百宝箱,瑞士小刀、外国钱币、手枪打火机、饭票、各类获奖证书、日记本、烟斗、弹弓、小丑面具……在这个小屋里,每一次雷子都会给维朵讲一个个故事,浪漫的、历险的、悲剧的、笑破肚皮的,所有的故事里都会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维朵。维朵,雷子说这个名字很好听,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维朵问,什么故事?雷子说,恐怖故事。维朵说,有什么恐怖,我又不会吃了你!雷子说,可我会吃了你啊!维朵说,怎么吃,你吃给我看看!雷子就上去咬住了维朵的小嘴,吓得维朵赶紧把他给推开。不过,从那以后,维朵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是真正进入了故事,第一次,当上了故事的主角。

现在,真的是恐怖故事了,维朵想。该死的雷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为什么非要那样做!怎么不为我想想!我还在上高中!我只有十七岁!我不懂我年龄小他比我大他是男人他怎么能不懂!自从认识他以来我没过一天好日子!谈恋爱贼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维朵经常会用到“贼”这个字,什么贼过瘾,贼好吃,可能是因为雷子老是把它挂在嘴边的缘故),常常要神经搭错!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要顺他的心,要变得温柔,去他的温柔,我宁愿变成一只狼!

狼!狼!狼!维朵在一张空白的草稿纸上写下了大大的“狼”,接着又画出了一个尖嘴獠牙的家伙。妈妈已经对我越来越冷淡了,用她的话说我是伤透了她的心,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是把自己给毁了,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永远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呜呼呼呼,什么是上流社会?要我装淑女吗?说话像蚊子一样细声细气,吃饭也不能发出声音,明明没吃饱还说“我吃饱了,谢谢,慢用”,然后回家喝冷泡饭!还有弹钢琴!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每回家里来客人都要表演,去他的客人,有的人我根本都不认识,为什么要讨他们的好?何况还是“对牛弹琴”!

好了,该做功课了,维朵起身坐到了书桌前,打开一本化学习题册。炸弹!维朵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两个字。要能把所有的烦恼炸光就好了,再就是把学校也炸了,重新建好至少也得等好几个月,那就好了。当然,学校没炸掉之前还是得做作业。

做作业,啊——维朵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今天是礼拜天,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维朵赤裸着身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街道,路上的行人都在看着她令她羞愧不已,可那是一辆几乎走不动的摩托车,怎么开也开不快,终于到了雷子的学校,维朵上楼找雷子,维朵看见每一个房间的门上都写着住宿者的名字,竟然也有维朵的名字。维朵打开了一扇门,可看到的竟是——妈妈!

是妈妈。妈妈打开门,叫了一声,“吃中饭了”。

维朵一下子醒了过来。一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

饭桌上,妈妈的脸色并没有好看多少。维朵尽快地吃饭是为了能够尽快逃进自己的小屋。今天的咖喱鸡真好吃,维朵心想,便不由得多吃了几块,发出啧啧的啃鸡骨头的声音。妈妈没有吭声,平时她是会提醒女儿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的。妈妈挪了挪盘子,把那盘咖喱鸡放到了维朵的面前。

“别忘了下午去补数学。”妈妈说。

从老秃家出来,维朵和艾加推着自行车走在路上。

“你觉得老秃怎么样?”艾加问。

“老秃?没什么啊。就是个财迷,你看他今天挨个儿收钱时的那副表情,你说他一个月能挣多少外快啊?”

“我不是说的这个。我说的是,”艾加故意压低了声音,“我觉得他变态。”

“变态?”

“嗯,你发觉没有,他今天老是往我身上蹭。”

“蹭?蹭什么?”

“就是讲解最后那道几何题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围过来了吗?老秃正好

在我边上,我觉得他的胳膊肘老是……反正也不知道有意无意的,总是会碰到我前面,讨厌死了。”

“应该不会吧?”维朵说,“老秃都那么老了,应该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都说越老越变态,谁知道呢?反正下次我离得远一点儿。”艾加说。

“那,我也得离远一点儿。”维朵说。

两个人继续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聊了一些学校里发生的琐碎事情,后来,沉默了一会儿,艾加突然说,“维朵,你听说过青龙和白虎吗?”

“老虎我倒是听说过有一种白的,好像是在西北,青龙不知道。”

“不是的。青龙是指,”艾加凑近维朵的耳朵,“青龙就是男人的毛从下面一直连到胸口。”

“那白虎呢?”

“白虎就是女人那里没有毛。”

“怎么会没有毛?”

“就是没有,干干净净的。听说这两种人床上功夫特别厉害。”艾加说。

维朵倒抽了口冷气。艾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当然这和她所在的学校有关,艾加读的是一个普通中学的手球特长班,听说上课的时候男生抽烟、女生吃瓜子,所以成绩都很差。但因为他们总打比赛,学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拿奖就行。所以照妈妈的话说,他们这些人“层次很低”,也就难怪她什么都知道了。当然,要不是在“高考杀手”老秃家一起补习数学,维朵是没有机会和艾加这样的女生结交的。艾加是知青的女儿,父母都在新疆,和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住在一起,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勤奋用功又懂事的女孩,家里人都不太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包括自己的父母,她觉得和他们都很陌生。但艾加的朋友好像挺多的,什么样的都有,技校的、工厂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认识的,所以总能说一些对维朵来讲很新鲜的东西。虽然艾加的层次很低,但维朵还是挺喜欢她的。艾加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四,很直爽,人也挺讲义气,不像维朵班上的很多女生扭扭捏捏的老是发嗲,在背后却总说人坏话。

走到三角花园的时候，艾加的自行车突然停了下来。

“维朵，咱们坐一会儿吧。”

“噢。”维朵把自行车脚蹬蹬好。都快到家了，干吗还来这里坐？这种地方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来，也不知道这家伙要搞什么东东？

“坐吧。”艾加找了一张长凳坐了下来，又把维朵拉在了身边，“其实呢，我是想和你说一件事。”

“噢，那你说吧。”

“这个，”艾加用手搓着自己的裤子，“这种事不大好开口，不过我是把你当朋友的，维朵，所以你要保密。”

“我发誓，”维朵说，“我最讨厌出卖朋友的人了。”

“那我们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回头。”维朵和艾加拉了钩。

“你真的要保密。”艾加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维朵看了看艾加，她脸上的神色已经告诉了维朵她多想把这件事告诉她，维朵吸了一口气，故意站了起来假装要走，“不放心你就别说，反正我这个人说话算话的。”

“不是不是，”艾加赶紧把维朵拉了回来，按在了长凳上，“你知道吗？我的那个朋友，在印刷厂的，我的那些在公园的照片是他给我照的。”

“好像听你说过的，是叫小伟吧？有一次你们好像去过淀山湖玩，他还送过你一条围巾。”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伟。”

“他怎么了？”

“他，我和他……那个了。”

“哪个啦？”

“哎呀，就是那个么，那个，男人跟女人的那个。”

她的意思就是指上床，或者做爱，也就是性交，维朵想，可脑子里还是嗡——的炸了一下。

“维朵，你没试过不知道，很舒服的。上个星期，他爸爸妈妈到杭州看他